

17.8

应山文史资料

第二辑

1987.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应山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7年12月

编 审：傅松臣 黃仁杰

责任编辑：王志光

编 辑（姓氏笔划为序）：

刘继业 陈其福

吳澤民 楊少之

周 葵 賀靖濤

夏修富 章家文

彭为群 熊宗兴

目 录

淞沪抗战之“八百壮士”	景 勘(1)
日军在广水罪行录	易心法(14)
驻应日军反战厌战见闻	李章耀、周祥之口述(21)
应山受降大略	邓 禹等口述(24)

学生反饥饿 愤怒砸县府	李家智(33)
陈汉雄枪杀黄克案	何子适口述(38)
解放前夕应山县城手工业行会建立 之经过	彭步春口述(47)
广水支前工作队	杨少之(52)

xxxxxxxxxxxx 解放战争时期的应山 附 录	陈其福(58)
xxxxxxxxxxxx	

魁星楼锡顶被盗经过	韩忠春 (111)
豫匪破城 黎民遭殃	陈敬全等口述 (116)
1928年大匪破城及窜扰应山之 概况	谌延浩口述 (120)

附

录

七律·贺王寅谷世兄馆于城预

先有事归未受惊惶…詹福田 (123)

鄂北剿击溃兵最近之电文

(节录) ……北京图书馆藏 (124)

大股匪老王太破城史料考

……………李安善 (126)

忆梅坚老师……………王旭初 (131)

我与应山县立初级中学…………柯烈悟遗述 (142)

民国年间应山大商家——范德三

……………范明贵等口述 (154)

韩尚德其人……………李山溪 (160)

应山解放前的四个大荒年…卢华银口述 (166)

民国年间广水镇工商业概况…………龚竹如 (170)

民国时期广水的转运业…………徐传金口述 (178)

辣油羊肉米粉……………曹永阳 (181)

汉戏自乐班及应山旧戏台…………熊应秋 (189)

封面图案简介……………熊应秋 (194)

征稿启事……………编者 (197)

淞沪抗战之“八百壮士”

景 勘

我今年80岁，景守荣是我本名，祖居应山城南景家大湾，世以耕读为业。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我正当“而立”之年，因国难当头且农村破产，乃愤而离家投军，被编入国军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五二四团第一营当兵，队伍驻扎在京沪铁道沿线之无锡、镇江、真如、扬中一带整装待命。8月13日那天，突奉军令出征，于当晚10点30分赶到上海，在南市、大场、江湾、八字桥一线摆开阵势，与从海上登陆之日寇精锐师团鏖战72天，打得地平土塌，一片瓦砾血腥。

10月25日凌晨4时许，我营接上峰指示，因战略战术上的需要，由五二四团谢晋元团副协同一营长杨瑞符，率全营400多名健儿扼守四行仓库，对外号称一个团，谢升任团长。我营官兵同仇敌忾，和谢团长一起迅速进入西藏路北四行仓库内，赶筑防御工事，誓与

倭寇血战到底。弟兄们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又希望能活着看到凯旋；许多人都在临阵之前改了名字，以示义无反顾。我当时改名“景勘”，其含意是：等打败了东洋鬼子，我愿致力勘探国土资源，振兴中国实业。

25日上午，日寇新近拼凑之第十军大队人马如潮水般涌来，向我发起猛烈攻击。谢团长、杨营长指挥我们雄踞四行仓库大楼沉着应战，击退日寇多次进犯。敌在我阵地前沿遗尸无数，敌酋乃改采包围态势，妄图伺机偷袭，但亦被我军挫败。在围困四行仓库之寇军中，包括有后来长期盘踞应山之第三师团精锐。我们死守四行仓库，与阵地共存亡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上海全市。各界民众奔走相告，一些有正义感的外国新闻摄影记者也纷纷通过租界冒险来我阵地拍照，并带走了我全团官兵的签名。当时用的是原来营部的花名册，原有400多个姓名，加上弟兄们在阵前改写的300多个新名字，相加起来总数猛增至800余人，因而报纸和社会上便都称我们为“八百壮士，四行孤军”。

经过连日激战，我400多官兵已死伤减员数十，能继续坚持战斗的实际人数仅接近400。广大民众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忱，给我们以有力的声援和帮助，数万上海市民自动集中到苏州河南岸给我们助威，并隔河投掷各种慰问品。这样，使我军士气更旺，感到“孤军”不孤，坚信能够以少胜多守住阵地。28日黎明时，上海市商会女童子军杨惠敏乘美国教会包车潜入四行仓库，传达各界民众的问候，并送来一面国旗。我们立即把国旗悬挂于九层高楼屋顶，更加壮我军威。在仓库地下室，一部分弟兄正抓紧钻挖地道，打通跟外界联系的路，准备死守。

迎风飘扬的中国国旗激怒了日本鬼子。敌酋从吴淞口调来海军航空队飞机对四行仓库轰炸扫射，爆炸声枪弹声此起彼伏。狂轰滥炸一阵后，敌军又调来工兵在四行仓库外围架上几层铁刺网，并锯倒电杆、砸断水管，企图停电停水困死我守军。我全体官兵面临水电断绝的威胁，但始终如一，毫不动摇，从28日中午又坚持到29日早晨。大概是敌酋等得不耐烦

了，又派飞机侦察投弹。是时，一声巨响，炸弹将九层楼底墙根炸开一个大坑，只见里面装满清水，深不见底。原来，这是四行仓库的地下蓄水池，巨型炸弹倒给我们解决了水源。坏事竟变成了好事，弟兄们欢呼雀跃。大家把浑身劲头都汇集到战斗上，对敌寇发起了猛烈的还击。

正在这节骨眼上，公共租界里的万国商团出面插手了。这班西洋老板借口“保护租界安全”，通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我守军撤退。当接到南京政府的命令时，全体官兵都哭了。我们被迫停止了战斗，于10月31日撤出四行仓库，由地道口转入公共租界。这时候，我们才发觉中了洋人诡计。万国商团司令官梵克宁亲自出马，以点验我孤军人数、武器为名，变相缴了我们的枪。我们被安置在新加坡路40号廖州公园对门一座兵营里，并由万国商团派武装看守起来。谢团长和弟兄们怒火满腔，对南京国民政府置我抗日军民于不顾，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一味听信洋人鬼话，贻误战机使之前功尽弃之行径，感到无比愤慨！

以上所述，便是我亲身经历的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的一个侧面。当我孤军被软禁在租界兵营时，上海市区已成孤岛。为了在艰难环境中不忘抗日救国，谢团长督促全体官兵坚持出操和上军事课，还教唱救亡歌曲，开展文艺活动；另外，自办肥皂厂、织袜厂，让弟兄们学到谋生技能。谢团长还时刻勉励部属：在租界洋人面前，一言一行不可丧失中国军人骨气，一举一动都要维护中华民族尊严！处于孤岛环境的上海各阶层对孤军十分关心，许多民众团体自动捐款献物，并组织慰问队，排除租界当局阻扰，到我们营房参观、劳军。知名学者陈望道先生冒着危险来给我们上政治课，向全体官兵讲授《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左翼作家茅盾先生以“八百壮士”为题材，写成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一些外国进步记者将实地拍摄的淞沪抗战纪录片送来军营放映，让我们从银幕上看到自己与日本鬼子血肉拼搏的情景。所有这些国内、国际的支持，都给了我孤军营官兵以巨大的鼓舞。1938年8月“八·一三”周年纪

念时，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发行的《群众周刊》专门撰文，“向羁留上海坚持奋斗的八百壮士致以诚挚慰问之意！”当这期纪念刊物历经险阻终于到达孤军营时，我全体官兵莫不为之感泣。

1938年底，大汉奸汪精卫公开投敌。

1939年春，汪逆潜来上海，搜罗汉奸党羽，鼓吹“中日和平”；对我孤军营则多方威胁利诱，但未得逞。此时上海孤岛局势已日趋恶化，谢团长对孤军营前途十分忧虑，曾当众作诗述怀。此刻我在团部卫士队任班长，约略记得四句：

勇敢杀敌八百兵，万无聊赖以诗鸣；

谁怜爱国千行泪，誓灭倭奴气方平！

事实果然不出谢团长所料，汪伪群丑在日寇扶植下，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粉墨登场，搞所谓“国府还都”，成立“维新政府”。日伪双方派出代表，来孤军营劝降，说什么“汪兆铭先生不忍坐视渝蒋政权改变反共国策，为扫除过去对友邦日本之误解，确立今后中日之亲善提携，奉劝贵军官兵以和为贵，从此脱离痛苦，和平反共建国，维持日满华东亚

新秩序”云云。这一派无耻的卖国谰言，遭到谢团长的严词驳斥。敌人诱降不成，恼羞成怒，乃通过租界洋人重金收买孤军营内败类郝鼎臣等兵痞，趁1941年4月24日晨雾，逞其暗杀阴谋，终致谢团长遇刺身亡！噩耗传出，全市震惊。各界民众争向租界工部局提严重抗议，要求公审叛兵，公祭谢团长及四行孤军阵亡诸英灵。我全体官兵参加了公祭、公审大会，当场枪决了郝鼎臣等四名凶犯，会场上空响彻《八百壮士之歌》。至今依稀记得：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的英雄谢团长。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你看那民族的英雄谢团长。”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上海公共租界被日本人接管，我孤军营的处境更加困难。敌酋肆意践踏《国际公法》，勾结汪伪汉奸，妄图将我们作为战俘劫持到南京去。我全体官兵当即绝食，以示抗争，使日寇的阴谋暂时未能得逞。在租界里，我们目睹了日寇的侵华暴行。当时，孤军营附近有两所男、女分校的华人中学。某日，

两校师生正在上课，忽然开来十几辆日本卡车将校门堵住，从车上跳下大批全副武装的鬼子兵，窜入女校。他们将女教员和女同学拉出教室，施行惨无人道的集体污辱，师生几无一幸免。鬼子施暴时，女胞挣扎呼救之声不绝于耳，有的还被倭寇用军刀刺入下身，致血肉模糊而亡。兽兵在女校施暴的同时，男校师生也被赶到操场。老师被挑出来绑成一排，由两名鬼子兵对付一个，用刺刀浑身乱戳，名曰“拌豆腐”。教师们喊叫挣扎之声惨不忍闻，操场顿时变成了屠场。鬼子又将所有男生押上卡车，拖到吴淞口装船，运往日本国服苦役。我孤军营全体官兵手无寸铁，在重兵看守下被锁在铁栅门里面。耳闻目睹鬼子残害我同胞之惨状，人人怒发冲冠。有些弟兄竟当场气昏厥了。

我孤军营被日本人困在上海租界，辗转到1942年深秋，终于以“晋谒中山陵墓，保护人身自由”为条件，受裹胁到了南京。五年来的软禁生活使“八百壮士”大量减员，此时已不足300人了。汪伪国民政府大造舆论“欢迎”我们，用小包车载着我们“参观”南京

市，还给每个人发巨额慰劳金——日钞和储币，并以声色引诱。这些鬼蜮伎俩，都未能使弟兄们屈服，大家仍要求回上海租界孤军营。鬼子汉奸终于露出狰狞面孔，将我们全部囚禁于南京市第一看守所老虎桥监狱。当时在这座黑牢服刑的，大多是抗日爱国人士，其中有新四军嫌疑者。放风时，我们看见院子里白骨累累、骷髅成堆。无数鹰隼老鸱聚集在高墙上，只因吃惯了尸肉，这些猛禽甚至朝着我们活人扑来。听同监囚友谈：院子里的尸骨都是1937年南京大撤退时，日本鬼子屠杀中国士兵和平民留下的遗迹。万恶的倭寇为了置我中华民族于亡国灭种的绝地，在南京陷落时竟杀害我同胞三十多万人，仅第一看守所监狱内外就有几千具死尸，就象用人肉堆起的几座小山包。人们把这里改名“老虎桥”。因为老虎是吃人的，日本帝国主义比老虎更凶残！

过了一段时日，鬼子汉奸又将我们从老虎桥转移到莫愁湖畔一座集中营里做苦工。我们没日没夜地挑挖河泥，沿湖都填满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尸骨，起码有上万人。集中营周围

都架起了铁刺电网，还配备了狼犬。为防备我们逃走，日伪将湖畔的树木都砍得精光，甚至连树桩也不剩，以免外人接近营区里应外合。弟兄们受尽折磨。许多人渴了烟瘾，鬼子哨兵就背着“太君”（军官）来发洋财：一根旭光牌纸烟换我们一块现大洋；也有交换药品和食物的，一块现大洋换一小瓶“济众水”或一盒“营养食”。不久，我们从孤军营带出来的银元几乎都换光了。弟兄们只有一个希望：誓死也不做亡国奴，伺机冲出这法西斯的牢笼。大家连性命都不顾，谁还顾惜金钱呢？！鬼子军队中规定了许多祭祀日，例如“海陆空军节”、“甲午战争纪念”、“日俄战争纪念”、“华北事变日”、“上海事变日”、“珍珠港事变日”、“昭和天皇生日”等，届时都要拿几个中国人当猪牛羊三牲开刀。每一次祭祀就是一场残酷的屠杀，但终始未敢对我“八百壮士”直接下手。听鬼子哨兵透露，日军在南洋群岛、印度支那虽然取得战果，但日本国内情况不妙，青壮年都要入伍，连女大学生也被征调充当军妓，“大东亚圣战”已出现危机。因

此，敌酋一直将我们作为“人质”，好给他自己留条后路，而“八百壮士”的名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有国际影响的。

由于长期的非人生活和瘟疫的不断侵袭，我们关在集中营的弟兄到1944年只剩下200多人了。日伪从南京将我们解回上海，按孤军营原来班、排建制分散在鬼子兵营里当“使用人”，也就是做苦力，胸前挂的仍是中国军队的旧符号。敌酋用尽了心机，妄想以“怀柔”手段，最后将我“八百壮士”分化瓦解，消磨掉弟兄们的爱国心。我们吃的是日本麦米饭，都能说简单的日语；表面看好象有点自由，但兵营以外的情况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直至1944年底，大汉奸卖国贼汪精卫的尸棺从日本国空运回南京，路过上海时，飞机上用降落伞丢下一只特大的铁花圈，白缎上写着“汪兆铭千古”字样，我们这才了解到汪逆已经毙命，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已可预见。其时沪宁地带日伪群丑一片混乱，对我们的监视也放松了。弟兄们设法互通声气，约定阴历年关分散逃跑。其时鬼子士气低落，伪军更是

厌战，我们的逃跑计划大部得以实现。后来听说也有少数弟兄不幸落入敌手。我这个班辗转到了江北，进入苏北新四军抗日游击根据地，受到热情接待和资助。新四军为我们开了路单，沿途派人护送，使我们亲身体会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是真正的抗战英雄，抗日游击根据地是中国的希望。

我们在路上走了好几个月，于1945年中秋节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时候，终于到达号称“大后方”的重庆。我们和山城人民一道沉浸在庆祝八年抗战胜利的欢乐之中。尤其使我们难忘的是：毛主席以伟大革命家的气魄从延安飞往重庆谈判，我们在重庆各界欢迎中共代表的群众大会上，得瞻毛主席的英容，聆听毛主席的讲话。经历长期的战乱，全中国人民渴望和平生活，孰料蒋介石竟又出尔反尔，挑起全面内战。对于这种倒行逆施，我们感到失望和气愤，乃向重庆当局申请退伍归田，回乡教书、务农。从此，“八百壮士”的许多成员重又被迫流离失所。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散处各地的“八百名壮士”幸存者，大

约只有近百人。

今值“七·七”事变抗战爆发50周年之际，我以普通公民身份忆写“八百壮士”参战经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俾使年轻一代不忘枕戈请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1987年5月

(曹永阳整理)

整理者附记：

景勘，现名景守荣，农民出身，城郊乡前进村景家湾人。景于1937年参加“八·一三”上海抗战，坚守四行仓库，为“八百壮士”之一员，有抗战胜利之《复员证》存应山县档案馆。据景勘谈：“八百壮士”中湖北人甚多，约占四分之一，当时外国报纸都刊登了。近年他曾写信省委统战部打听当年同事，仅数人在。